



跌进现实的梦想

随想曲

◎雨田

近日,翻译家周克希说,他放弃翻译《追忆似水年华》了,原因是“人生太短,普鲁斯特太长”。我不觉莞尔。数学教授周克希在六十岁时打算独立译完全套的《追忆》,十年倏忽而过,他译了三卷,剩下的四卷再没了信心。

译林出版社的七卷版《追忆似水年华》,我是在某网站搞活动时买的。翻了《在斯万家那边》半本,在一种高山仰止、望其项背的情绪之下将其搁上书架了。我不知为何要买这套书,多半是出于读书人的一种虚荣吧,当时还买了爱伦·坡的《暗黑故事全集》,买了詹姆斯·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估计这辈子都没耐心读完。

懒惰的人总有懒惰的理由:读完《追忆似水年华》我也成不了小说家,读不下去也不是罪孽,好书那么多,不可能皓首穷经,所以我一点不内疚。

由此想到生命中曾有过的雄心大志:小学时我们在作文里虚构了许多崇高理想:长大了我要成为一个科学家,造福全人类……当然“科学家”可以任意替换为作家、教育家、医生等等,无一不是高大上的。懵懂中长大,那些理想被狂奔的少年丢弃在了半路。长大了的我们有了另外的梦想:恋爱年华,幻想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步入婚姻,期待举案齐眉、你侬我侬的和谐与忠诚;生了孩子,希望寄予下一代,殷殷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仓促中进入中年。偶然间发现白发越来越多,牙齿一颗接一颗松动,脸色暗淡皮肤松弛。有一天看书时发现字是“双眼皮”,抱怨印刷质量太差,无意中移动一下手臂,字迹却清晰了,原来是自己眼

花了。衰老的感觉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提醒、挫伤自己。可是,生活平常,职业平淡,孩子也非常平凡,当初的理想、幻想都没能实现。

曾经很想要这样的一双鞋,款式简洁优雅,质地上乘,做工精细,鞋跟呢,不高不低,既能配个裙子,又能适合走路。因为脚太小,这样的鞋子一直没找到。然后降低要求买了适合各种场合穿的鞋,中跟,低跟,皮鞋,球鞋。美满的婚姻就像那双鞋,可遇而不可求,只能放下不切实际的幻想,去容忍、去迁就所有的不完满。

我有个同事,有学习焦虑症,他的公文包里有各种各样的书,《问佛》,《朝花夕拾》,《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从世界经济到当今军事格局,无一不是他关注的对象。他上经济学的硕士班,参加工程监理的资格考,学项目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学投资也学修身。那种不学习唯恐被时代淘汰的心理,如立于危墙之下。有时真替他担心,那些知识在脑子里会不会打架?

可是,我没有那种上进心,下了班只想轻松生活。自己做美食,慢跑,阅读,甚至晒着冬阳发呆,我的闲暇时间,一一用来浪费。周国平说,“世上有味之事,包括诗、酒、哲学、爱情,往往无用。吟无用之诗,醉无用之酒,读无用之书,钟无用之情,终于成一无所用之人,却因此活得有滋有味。”

是啊,人生太短,当不了作家,就当一个阅读爱好者,看不了长篇巨作,就读短经典。有时学会“断舍离”比做梦更不易,生活不是取悦别人,自己安适就好。舍弃生命中的执念、生活中过多的欲望,没必要为难自己。放弃梦想的周克希依然令人敬重。

包子种种

品味

◎陈慧

包子是我的心头好。从记事起到现在,从娘家江苏跨省到夫家浙江,舌尖上品尝过的包子各种各样。

包子馅林林总总,最常见的甜包子有豆沙馅、芝麻馅、纯白糖馅,也有剑走偏锋的,比如我奶奶以前蒸包子就喜欢把炒熟的花生米碾成糊,再掺上熬好的猪油白糖做馅子。味道上佳,可惜是非卖品,邻居家的小孩子来串门,恰逢包子出笼,即可幸运地享受一只。吃完包子后和我玩扔沙袋或跳房子时必须让我一局,倘若他有一点不情愿的表情,我立刻威胁他:“你不让我拉倒,下次不给你吃我奶奶蒸的包子了!”彼时农村物资匮乏,能吃到美味的包子委实不易,邻居家的小孩子再不甘心,也只能为“包子君”折腰。

咸包子的内容就稍微丰富些了,光是老家的包子铺里卖的就有好几种:灌汤包、大肉包、青菜香菇包、萝卜丝包、咸菜包、粉丝包以及三丁包。灌汤包是老家的特产,颤悠悠的皮冻是馅子,包好,上蒸笼,然后以白胖松软的样貌现身。吃的时候,要先在包子的边缘轻轻地咬个小口子,然后慢慢吮吸流动的包子馅。我先生去江苏时第一次吃灌汤包,并不知道它的奥妙,托在手上很随意地咬了一大口,包子君顷刻受伤,肚子里的馅子很不负责任地摊了他一手,他既尴尬又惊讶:“咦!包子里的汤是怎么灌进去的?”为了尊重灌汤包的隐私顺便打击一下他的骄傲,我没有告诉他谜底,让多个感叹号和问号同时挂在他的心里,上下求索地晃荡了好久。

和灌汤包高度相似的是小笼包,我多年前吃过豆浆店里的一款:一层薄薄的包子皮,裹住滚烫的汁液,吃的时候服务员会配备吸管,根据个人口味蘸点醋与辣椒酱。味道不见得有多独特,对女孩子的吃相倒是有些要求。面对一笼精致小巧的小笼包,实在不好意思大快朵颐。我吃完后立马转身挥手,像个负心汉似的不曾带走一丝香气。

从我唇齿间穿梭过的包子,最是扬州的三丁包让我难忘。扬州人口味偏甜,糖是首当其冲的调味品,几乎所有能够放进嘴巴里的食物都是加了

白糖的。在甜字当头的淮扬菜风中,三丁包当然难逃白糖君的蛊惑。让人纠结的是三丁包子不是老婆饼,不需要甜中带咸中有甜的双重性格。当一个对包子充满热爱的女人在异地的街头邂逅了一只貌似小清新本质上却隐藏着分裂性格的甜咸三丁包,除了眼神发痴地无语望天,还能拗个别的造型吗?

我爸年轻时跑运输驰骋了大半个中国,算是见过世面的人。有一回这个见过世面的人得意地问我:“你知道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有几道褶吗?”那年我大概十四五岁,狗不理包子的芳名也就在电视里听过,压根回答不出这么有深度的问题。于是我爹唠唠叨叨地给我讲了一遍狗不理包子如何奇香味美供不应求,我听了半天,大致领悟了我爸通过狗不理包子向我传达的一条信息:他老人家去天津拉货时荣幸地品尝过狗不理包子而且一直对它念念不忘。包子褶有几道我爸好像忘记说了,而我沉浸在遐想中也忘记问了。有道是“包子有肉不在褶上”,管它几道褶,老百姓没多少讲究,包子口感好是最低要求。

记得肉包子最初是2毛钱一个,肉充其量是馅子里的配角,淀粉才是挑大梁的。一口咬下去满嘴的淀粉糊,细细咂下嘴,肉的香味若隐若现,有种欲罢不能的诱惑。那会儿猪肉一票难求,包子皮厚馅少也正常。后来2毛的包子变2毛5,2毛5又变成3毛,渐渐地就是5毛8毛1元。物价最爱把人抛,瘦了油条贵了肉包。家乡的大肉包子现在都卖到了2元5一只,有点贵,但皮厚肉多,张嘴下去,瘦肉一股脑地跑进牙缝里。我难得回老家一趟,二姐天天给我买包子吃,肉包菜包豆沙包灌汤包轮流登场,以慰藉远嫁的三妹单薄的心房。

爸爸妈妈来浙江之前必定先来个电话:“带点什么给你?”我欢呼雀跃:“包子!灌汤包大肉包多带几个来!”爸爸在电话里叹息:“你就这点追求啊?吃几个包子就够了?没出息!”话是这么说,包子总是如期给没出息的三女儿带到,两个大包子一组安置在快餐盒里,妈妈怕一路颠簸把包子压坏,只能把一大袋包子从家里一直捧到余姚。到地了,我热情洋溢地接见亲爱的包子们——赶了这么远的路,肉包子居然还有些温热,大概连包子君们也在暗暗地成全父母的爱女之心吧!



有所悟

爸爸没有安慰我

◎王定方

女儿爱看碟,我们便准备了诸如《Dora》、《聪明的一休》、《巧虎》之类的碟片。为了保护她的视力,我们规定她每天最多只能看一张碟片。有次,不知道怎么的,女儿看了一张碟,还想看。我不同意,她便要起了无赖,一个人在沙发上哭。

对于这种无理取闹,我很生气,便不去理会她。她却越哭越起劲。她妈妈在另外一个房间,问:“怎么啦?女儿听到妈妈的声音,哭得更厉害了。

我占着理,没有作声,想着:看你怎么跟妈妈交代。

她妈妈跑了出来,抱起了孩子,再问:“怎么啦?女儿哭着说:‘我哭了那么久,爸爸都不来安慰我!’

这,这,明明有理怎么就变成没理了呢?女儿虽然避重就轻,可是说得好像也有道理:她伤心的不是不给她看碟片,而是做老爸的不懂得安慰人嘛!——这也确实是个伤心的理由,有时候亲人的理解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单位法制科每次开会时都会强调:要注意细节。要注意程序。要注意证据。要注意时效。要注意规范……“注”不完的“意”。

他们说起过一个案子,事实很清楚,证据收集得也很充分,书写也很规范。可是当事人不服,向法院起诉了。本以为胜券在握的,没想到因为程序上一个小小的瑕疵,法院判了我们单位败诉。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所以每次办案,大家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生怕一个不留神犯了错误。可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错误也总是难免的,万一被法制科的同事揪出来了,免不了一顿教育。

有时候看电视我很着急,明明主角(一般都是“好人”)有理有据有情有义,可是手握大权的人就是执迷不悟,对正确意见充耳不闻、不屑一顾,反而对会把他引到沟里去的意见却深信不疑,害得我们这些观众瞪眼跺脚干着急,却有力无处使,真想跑进电视去提点他几句,骂他怎么这么笨,偏偏信任“坏人”。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大多是“坏人”紧紧咬住了“好人”的小小失误或者瑕疵,并且努力扩大战果。

要把好事做好,把对的事情做对,这很不容易。就像两点间画一条长长的直线,找到起点相对容易,可是要把线画直就不容易了,而要这条直线把起点和终点直直地穿起来则更不容易了。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我也觉得人的的确应该常常反思。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小洞不补大洞吃苦。一个小小的瑕疵或失误,让有理变成了无理,让胜券在握变成了败诉,让“好人”变成了“坏人”,不值得我们反思吗?